

# 巴哈

## Johann Sebastian Bach (1685-1750) (下)

—巴洛克時期兩位偉大的教會音樂家之一

### 3. 對位的音樂

**將**音樂和文字如繪畫般描繪出來（word painting），也是巴哈的音樂特色之一。巴哈承繼了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繪畫藝術並將它發揚光大，它的特色是，認為音樂是一種小和絃、增減和絃，或旋律的變化：全音、半音、經過音、倚音、掛留音、裝飾音、顫音等等來表達人們內心的歡愉、悲傷、憤怒、掙扎……等，這些描述我們可以從巴哈許多的作品中看到。

例如 B 小調彌撒曲（BWV 232），第三曲信經（Credo），描寫「耶穌在彼拉多任內受苦，被釘十字架，第三日復活」時，這段音樂一開始，巴哈即用下行的四度半音（The falling 4th with chromaticism）四小節持續的反覆（repeated pattern）到曲尾，巴哈以此表示耶穌是走在一條受難的路，結束前四個小節，半奏全部停止只由合唱以無伴奏唱出「被埋葬」，接著各聲部漸漸滑落到最低音而結束全曲。在合唱方面，巴哈不用女高音，而以較低沉的第二女高音為主導聲部，使整個氣氛在一片陰沉、不明朗的音域中進行，藉此突顯悲傷的景況。巴哈也將合唱對位的技巧用於此曲中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曲由 e 小調開始，卻以 G 大調收尾，巴哈以此預示受難後迎接「第三日復活」的歡愉即將到來。緊接著巴哈用三支小喇叭奏出復活的頌讚，樂器的編排如前所述象徵三位一體復活的主，音節的裝飾音（melisma）也特別多，以 54 音唱出復活的喜樂，另跳躍的音程，快速的十六分音符，都顯出復活的新景象與盼望。此外，巴哈乃慣用其對位的手法，在描寫耶穌升天時，巴哈使各聲部音程提高，數字低音也以漸昇的半音進入（g#到 D），而最後結束時，由屬和絃到主和絃，象徵復活的盼望與肯定。

又例如第四曲聖哉經（Sanctus），巴哈在管絃樂的配樂上有獨特的安排。小喇叭，單簧管以及絃樂器等各三組與六聲部（3 X 2）唱出聖哉、聖哉、聖哉、頌讚萬軍之主是三位一體的上帝，曲中低音部以八度音持續進行，使整曲流露出莊嚴、讚美的歌聲。

巴哈如同一位畫家，以其獨特的手法，畫出一幅幅美麗動人的圖畫，這種繪畫的音樂，在巴哈的馬太受難曲中（St. Matthew's Passion）更達到了高峰<sup>6</sup>。

### 三. 巴哈的信仰

從各種跡象顯示出巴哈的音樂與信仰是一體的兩面。每當巴哈開始創作，他總是在手稿的首頁寫下「J. J.」（即 Jesu Juva，耶穌幫助我）或「I. N. J.」（In Nomine Jese，以耶穌的名而寫）<sup>7</sup>。而往往在末頁上巴哈也簽下了 S. D. G.（即 Soli Deo Gloria，唯有榮耀上帝）<sup>8</sup>。這些簡寫並不是巴哈的口頭禪或標語，而是他從心底真誠信仰的表現。因此「從巴哈的創作生涯中可以看出，一方面巴哈也盡一位藝術家的職份」<sup>9</sup>。巴哈經常思索如何將信仰融入在音樂中，使得「巴哈能將情感的焦點投於信仰上，以信仰的眼光來從事音樂創作，通過音樂為信仰服事的一種美的工具」<sup>10</sup>。因為他知道「音樂為一的目的，是榮耀上帝以及重造人類的心靈」<sup>11</sup>，所以，巴哈從聖經的研讀中得到許多屬靈的亮光，使他成為一個很優秀的教會音樂家。例如當他讀到歷代誌上第廿五章，大衛為了聖殿禮拜而分別出一些音樂的事奉時，他對這段經文的詮釋是「這章是上帝所喜愛的音樂的真正根基」<sup>12</sup>，另外，當巴哈讀到歷代誌上結束時，他也註釋著：「極好的證據……音樂是上帝的靈，通過大衛而設立的」<sup>13</sup>。從聖經中上帝話語的啟發，使巴哈認知到，不僅要用最好的音樂於教會中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於音樂裡要宣揚聖經的信息。

這位信仰的音樂家在譜寫他人生的終曲時，已是雙目失明，但信心的脚步自始不變。因此，賈布索描寫巴哈晚年時說：「路德的神學使他內在的生命，豐豐富富地滿有在恩典應許裡喜樂的信心」<sup>14</sup>。躺在病床的巴哈，仍然以堅定的心仰望主，口述創作了他最後一首作品（Organ Chorale BWV 668）「我來到祢的寶座前」，這首最後的作品，從歌詞中可以看出是巴哈臨終前的禱詞，巴哈以第一節詩（我來到祢的寶座前）的 14 個音（=BACH），將自己交託在慈悲父上帝的手裡，其餘的三節詩共計 27 個音（= 3 x 3 x 3），巴哈深切地懇求三位一體的主接納他的靈魂；就此巴哈留下最後的禱詞與簽名漠然地離開人間，他的葬禮不像韓德爾那樣地哀榮，甚至巴哈的墓碑也沒有留下什麼，但上帝永生的話語，豐豐富富地在這位信仰的音樂家作品中。

#### 四. 結語

巴哈的音樂不僅是欣賞性，而且更具有宣揚性。因此，巴哈的音樂啓發了我們，應以最好的音樂內容與虔誠的信仰，來「榮耀上帝，重造人類的心靈」。

-----本文刊登於台灣教會公報第 2207 期

---

<sup>6</sup> 參筆者拙作，「馬太受難曲」，台灣教會公報，第 2145 期，第 14、15 版面。

<sup>7</sup> Max Hinrichen, *Musical Year Book*, vol. V11 ( London : Hinrichen edition , 1952 ) , P.263。

<sup>8</sup> Albert Schweitzer , *J. S. Bach* , vol. 1 ( N.Y. : Dover , 1911 ) , P.166 ~ 167。

<sup>9</sup> Eva Mary and Sidney Grew , *Bach* ( London : J. M. Dent and Sons , 1965 ) , P.176。

<sup>10</sup> Hans T. David and Arthur Mendel ed. , *The Bach* ( N.Y.Norton , 1966 ) , P.24。

<sup>11</sup> 巴哈獨特的音樂，實際上深受路德改教精神影響。參 Robert W.S.Mendl , *The Divine Quest in Music* ( N.Y. : Philosophical Library , 1957 ) , P.59。

<sup>12</sup> Robin Leaver , *op. cit.* , P.13。

<sup>13</sup> *Ibid.*

<sup>14</sup> Jan Chiapusso , *Bach's World* ( Bloomington 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, 1968 ) , P.273。